



南涧县南涧镇西山村幸福小院。

破解“一老一小”养育难题

大理“幸福小院”何以成为全省样板？

□ 记者 杨钰洁

在全生命周期视野下，“一老一小”既是家庭的两端，也是民心的冷暖标尺。大理州立足乡土实际，创新打造农村“一老一小”幸福小院新模式，巧用村组闲置院落，融“日间照料、儿童托管、互助康养、亲情联络”于一体，让留守老人有伴、留守儿童有家，既化解了外出务工青年的后顾之忧，更重拾乡村邻里守望的温情纽带，为“苍洱阳光幸福工程”写下最温暖的注脚。

近日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实施意见，在全省全面推广大理“幸福小院”模式，明确到2026年，全省25%的行政村建成“幸福小院”；到2027年，全省所有行政村建成“幸福小院”。一座座幸福小院，正以“家门口”的精准照护，稳稳托起“老有颐养、幼有善育”的农村幸福底色。



幸福的笑容。



政策如春暖人心。



为祖国歌唱。

摄影：通讯员 杨训波

夏日绵长，行走在南涧县群山野乡中，一座座“幸福小院”特色鲜明、各具韵味。无量山镇新政幸福小院长廊上清风徐徐，老人们围坐一桌享用两菜一汤的暖心午餐，一粥一饭里盛满稳稳的晚年幸福感；

公郎镇太平村幸福小院广场上琴声悠扬，二胡、竹笛、三弦轮番奏响，传统民乐课堂如期开讲，乡间老者既老有所学，又尽享老有所乐的闲适时光；

曾经闲置的小学校舍摇身一变，化身宝华镇虎街幸福小院，助餐膳食、基础诊疗、休闲健身、文娱消遣一应俱全，让“吃不愁、病无忧、乐有伴”的颐养画卷变成可感现实。

南涧镇太平村同步建设“幸福小院”和“太平书院”，打造了无围墙、无隔离的幸福家园，实现了从“老有颐养”到“学有优教”、从“一茶一饭”到“诗书礼乐”的共同托举……

2024年以来，百余座无量“幸福小院”如雨后春笋，在南涧山区蓬勃“生长”，为这座集山区、民族、边远属性于一体的县域，氤氲起浓郁鲜活的乡村烟火气。面对全国乡村普遍存在的留守老人养老缺位、留守儿童看护薄弱的难题，大理州以南涧县先行先试破局，在乡土肌理之中，探索出适配山区农村民生纾困的参考答案。

“幸福小院”缘起何由？

人口结构持续变迁之下，老龄化提速叠加乡村人口外流，成为云南农村亟待破解的重大民生课题。“这一矛盾在大理农村地区更为凸显。大批青壮年，赴省外务工谋生，乡土之上仅剩老人与孩童相守相依，居家养老缺照料、未成年子女缺看管，成为压在外务工家庭心头的双重牵挂。”州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服务科科长王海峰说道，全州农村人口达176.5万人，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达20.93%。推进“幸福小院”建设，正是破解大理农村养老托育困境的“及时雨”。

改革破题，试点先行。南涧县在开展之初，便确立“三不三增”建设原则：即不改变老人休闲习惯、不搞大拆大建、不包办代替，增设施、增服务、增幸福感，以完善配套、丰富服务、提升群众幸福感为核心抓手，成为全州第一个试水建设“幸福小院”的县域。“没有新建一栋楼，全靠盘活存量。这几年，南涧县整合了116个党支部活动室、76个老年人活动室、25所闲置校舍等乡村公共资源，改造一个活动场所、添置一套

桌椅、配一个食堂、建一座卫生厕所，以平均每院5.5万元的成本，换来了103个小院的投入运营，较新建模式节约资金约70%。目前，南涧县建成‘无量幸福小院’103个，其中有10个小院开展助餐服务，关爱服务覆盖所有中心村与重点自然村。”南涧县民政局局长黄建波介绍。

这套模式绝非城市养老模式的下沉，而是从大理乡土中生长出来的解决方案。

“南涧县的情况，在全州比较有代表性，由其探索形成的成熟经验，为大理州全域推进‘幸福小院’建设提供了可复制、可落地的实践样板。”州民政局局长徐润莲表示，依托“苍洱阳光幸福工程”三年行动计划，大理以“一老一小”民生小事作为改革切口，同步推进“农村幸福小院”和“城市幸福社区”双线建设，将各处阵地打造为倾听民意、调处民事、纾解民困、增进民福的基层平台。截至2026年7月，全州已建成农村幸福小院1057个、城市幸福社区102个，城乡一体化关爱服务体系日渐完备。现在的小院早已超越养老托育单一功能，成为了践行村规民约的实践“窗口”、摸排民情民意的前沿“哨所”，也是普法宣传“课堂”，邻里矛盾调解“平台”，多元价值赋能共生，持续丰富乡村基层治理内涵。

“幸福小院”如何运营？

“不搞‘一刀切’，杜绝‘运动式’”的建设方式，让大理的“幸福小院”有了更多幸福的可能。小院有了场所“筋骨”，如何注入更多幸福“内容”，规范管理成为重中之重。

大理并未急于“铺摊子”，而是沉下心来做适配。依据各村人口结构、资源禀赋与群众需求，大理因地制宜划定运营范式。全州所有幸福小院均组建专属管理队伍，常态化培训、闭环式督导，确保服务不掉线；同时，吸纳老年协会会员、党员乡贤、专职社工、乡村志愿者与本土乡医共同参与日常服务，构建起多方联动、邻里互助的共建共享格局。

“经过持续实践打磨，全州形成三类差异化运营范式，适配山区、坝区、民族村寨不同场景。”州民政局党组书记高云磊介绍，“养老主导型”扎根深山，专攻日间照料与健康监测；“综合服务型”布局坝区集镇，在托育养老之余叠加快递代收、农资团购，化身“村级服务中心”；“文化融合型”则坚守民族村寨，将非遗传承、火塘议事融入日常，小

院亦是“文化会客厅”。

三类模式之下，各县市的探索各具匠心。

山区养老，重在情义的互助。南涧县探索“邻里互助”模式，党员乡贤出任“小院长”，组织低龄健康老人结对帮扶高龄失能老人，助餐助洁、巡访陪伴，让互助蔚然成风。巍山县依托“馨安工程”搭建村级互助养老站点，志愿服务队上门问诊、代购代办、疏导心理，真正实现小病不出村、难事有人帮。

坝区集镇，重在功能的融合。弥渡县推行“幸福小院+便民服务”综合体，整合村级活动场所设置“一站式”窗口，提供快递收发、水电代缴、农资团购等便民服务；永平县依托“博南小院”构建“党建+志愿服务”模式，联动商户和驻村干部推出“四点半课堂”托管儿童，叠加开展农技培训、法律咨询，打造“一站式”村级服务枢纽。南涧县梳理出“五助”清单——助餐、助医、助学、助乐、代办服务，常态化送健康体检、中医理疗、心理疏导进村入户。虎街幸福小院延请退休中医长期坐诊，针灸推拿备受老人青睐。

民族村寨，重在文化的共生。大理市在古村小院里辟出扎染工坊与大本曲传习所，老人们手把手教游客染一方蓝白、唱一曲乡音，养老阵地成了民族文化活态展示窗；湾桥镇古生村将村史馆与老年活动中心打通，日均服务60余人次，小院既是村民的“会客厅”，也成为游客们的“打卡点”；在漾濞县彝族聚居村寨小院里，则是保留“火塘围坐”传统，白天照料老人，夜晚变为“打歌”歌舞场和村务协商点，实现养老与文化传承、基层治理互促共融。

依托三大服务类型，大理州又细化出四类落地建设形态。行政村统筹的“融合式”、自然村邻里搭伙的“互助式”、依托集镇资源的“集中式”，以及引入社会资本反哺养老的“民营式”。

一村一策，不求千院一面，只求“恰如其分”。这或许正是“幸福小院”为什么能从“建起来”到“转起来”的关键密钥。

“幸福小院”幸福何在？

方寸小院承载的，从不只是衣食住行的贴心照料，更是城镇化进程中日渐稀缺的乡土邻里温情。大理以层层结对帮扶、多元资源统筹，将关爱的阶段性举措变为常态化坚守，持续擦亮“苍洱阳光幸福工程”民生品牌。

州、县、乡、村四级搭建全覆盖挂包

帮扶体系，采取“一对一”“一对多”“多对一”结对形式，依托乡村网格化治理体系，为每一位留守老人、留守儿童划定专属探访责任人，全年探访覆盖率100%。面向青少年群体，爱心托管、心理疏导、安全自护教育有序开展，课后无人看管、假期托管难等民生痛点得到有效破解。

民生关爱最忌一阵风，唯有统筹各方力量、健全制度保障，方能行稳致远。大理州整合机关企事业单位、“两新”组织力量，面向群众发放温馨服务卡，依托“幸福小院”和“幸福社区”统筹开展日间照料、政策咨询、健康义诊等多元服务；与此同时，不断规范服务标准，壮大社工与志愿者队伍，推动“一老一小”关爱服务从“有没有”迈向“优不优”，服务质感稳步提升。

不可否认，受山区村落分散、资金供给渠道多元、志愿服务长效维系等客观条件制约，“幸福小院”建设运营仍有优化提升的空间。州民政局党组书记高云磊表示，下一步工作中，大理将坚持边实践、边完善、边迭代，强化政策引领，持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；优化阵地布局，确保阵地建得好、用得上、受欢迎；健全运营机制，精准对接需求，有针对性地开展挂钩帮扶，推动关爱服务从“全覆盖”向“精准化”转变，在直面问题中打磨服务细节，让民生暖意稳稳扎根乡野。

今年已经73岁的留守老人白旭，如今每日和老伴步行短几分钟，便能来到太平村“幸福小院”，热气腾腾的饭菜暖胃舒心，三五老友围坐闲话、浅唱欢愉；放学后，孩童们奔入小院，有人看护陪伴、静心辅导课业，乡间留守的孤单悄然消散。“现在的日子过得踏实，心里特别安心！”白旭老人最真切感受，映照出万千乡村的民生变迁。老有所养、幼有所育的美好夙愿，如今已在大理城乡间落地成景，盛满了最安稳踏实的幸福光景。

千家万户的安稳幸福，足以映照出全球民生治理的迭代跃升。大理州正以“幸福小院”这场民生微改革，持续撬动基层民生提质升级，一步步走出特色、干出实效、打造出可借鉴的民生样板。南涧县建设“无量幸福小院”做法，入选中国改革2024年度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，大理州成功入选联合国老龄组织“世界康养城市”试点；2026年7月，大理州“幸福小院”模式正式获全省推广……这份从苍山洱海间生长起来的民生答卷，正在不断丰富内涵、向外复制延展。